

學中級高

材教本基化文國中

冊手師教

冊二第

156879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一月 修訂初版

高級中學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教師手冊

(全六冊)

第二冊 定價(由教育部核定後公告)

主編者
審者

國立編譯館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編審委員會
委員 高明 孔德成 王邦雄 王熙元
王關仁 朱秉義 侯匯森 吳寄萍
林品石 周柏詳 陳立夫 陳蘭芬
孫邦正 陳昭旭 郭鶴鳴 董金鈺
楊長齡 潘重規 楊道誠 羅聯添
韓道誠 戴明坤 董金裕

編輯小組

董金裕

戴明坤

劉華仲

戴明坤

聶懋戡

出版者

國立

編

譯

館

號

印行者

地址：臺北市古亭區一〇七七〇舟山路二四七號

復興書局

臺灣開明書店

臺灣商務印書館

勝利出版公司

正中書局

大中國圖書公司

海大書局

陶甄文化事業公司

印行者

華文出版社

遠東圖書公司

臺灣開明書店

臺灣商務印書館

勝利出版公司

正中書局

大中國圖書公司

海大書局

陶甄文化事業公司

印行者

人文出版社

遠東圖書公司

臺灣開明書店

臺灣商務印書館

勝利出版公司

正中書局

大中國圖書公司

海大書局

陶甄文化事業公司

印行者

中國書局

遠東圖書公司

臺灣開明書店

臺灣商務印書館

勝利出版公司

正中書局

大中國圖書公司

海大書局

陶甄文化事業公司

經銷者

臺

灣

書

局

店

印

刷

廠

門市部：臺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一七二號

電話：三九二八八四三

印刷者

封面：士記

內文：士記

印

刷

廠

印

廠

G633.13/42422



91263234

編輯大意

- 一、本手冊爲配合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課本，提供教學參考資料而編輯。
- 二、本手冊計分六冊，供高級中學三學年六學期教學參考之用。
- 三、本手冊除列入課本所選錄四書各章原文及其章旨外，提供下列三項資料：
 - 甲、語譯：依課本之注釋，將所選錄各章翻譯爲語體。然純供參考，教師可自行斟酌去取。
 - 乙、補注：課本爲減輕學生學習負擔，所採注釋，以朱熹四書集注之說爲主。各重要注本之注解，如有可以補充朱注，或有異解而其義理亦可通者，或朱注確有不妥者，皆加補充注明。
 - 丙、闡發：擇要採錄諸家說解對於所選錄各章義理之有所發明者。
- 四、本手冊於各冊之首，分別選列相關參考資料，以爲指引。本冊所列者爲錢穆之孔子年表及陳大齊之孔子思想誤解的澄清。
- 五、本手冊之編撰，如有錯誤或不妥之處，請各教師隨時向國立編譯館惠示卓見，俾便於再版時參考修正。



三。

五、本冊之編纂，既許論題不受之限，輔各條簡要而向國立編譯館指示，且其內容亦得隨時參考。

四、本冊之編纂，既許論題不受之限，輔各條簡要而向國立編譯館指示，且其內容亦得隨時參考。

六、本冊之編纂，既許論題不受之限，輔各條簡要而向國立編譯館指示，且其內容亦得隨時參考。

七、本冊之編纂，既許論題不受之限，輔各條簡要而向國立編譯館指示，且其內容亦得隨時參考。

八、本冊之編纂，既許論題不受之限，輔各條簡要而向國立編譯館指示，且其內容亦得隨時參考。

九、本冊之編纂，既許論題不受之限，輔各條簡要而向國立編譯館指示，且其內容亦得隨時參考。

一〇、本冊之編纂，既許論題不受之限，輔各條簡要而向國立編譯館指示，且其內容亦得隨時參考。

編譯大意

國
文
教
育
館
編
譯
館
印

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教師手冊 第二冊

目次

編輯大意	一
孔子年表	一
孔子思想誤解的澄清	五
論孝（選八章）	一九
論道德修養（選三十六章）	三七
論士（選五章）	九九
論君子（選三十六章）	一〇九

孔子年表

魯襄公二十二年

(西曆紀元前五五一年) 孔子生。

魯襄公二十四年

孔子年三歲。父叔梁紇卒。

魯昭公七年

孔子年十七歲。母顏徵在卒在前。

魯昭公九年

孔子年十九歲。娶宋亓官氏。

魯昭公十年

孔子年二十歲。生子鯉，字伯魚。

魯昭公十七年

孔子年二十七歲。鄉子來朝，孔子見之，學古官名。其爲魯之委吏、乘田當在前。

魯昭公二十年

孔子年三十歲。孔子初入魯太廟當在前。琴張從遊，當在此時，或稍前。孔子至是始授徒設教。顏無繇、仲由、曾點、冉伯牛、閔損、冉求、仲弓、顏回、高柴、公西赤諸人先後從學。

魯昭公二十四年

孔子年三十四歲。魯孟釐子卒，遺命其二子孟懿子及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學禮。時二子

魯昭公二十五年

年十三，其正式從學當在後。

魯昭公二十五年

孔子年三十五歲。魯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奔於齊，孔子亦以是年適齊，在齊聞韶樂。

魯昭公二十六年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魯昭公二十六年

孔子年三十六歲。當以是年反魯。

魯昭公二十七年

孔子年三十七歲。吳季札適齊反，其長子卒，葬嬴博間，孔子自魯往觀其葬禮。

魯定公五年

孔子年四十七歲。魯陽貨執季桓子。陽貨欲見孔子，當在此後。

魯定公八年

孔子年五十歲。魯三家攻陽貨，陽貨奔陽關。是年，公山弗擾召孔子。

魯定公九年

孔子五十一歲。魯陽貨奔齊。孔子始出仕，爲魯中都宰。

魯定公十年

孔子年五十二歲。由中都宰爲司空，又爲大司寇。相定公與齊會夾谷。

魯定公十二年

孔子年五十四歲。魯聽孔子主張墮三都。墮郕，墮費，又墮成，弗克。孔子墮三都之

主張遂陷停頓。

魯定公十三年

孔子年五十五歲。去魯適衛。衛人端木賜從遊。

魯定公十四年

孔子年五十六歲。去衛過匡。晉佛肸來召，孔子欲往，不果，重反衛。

魯定公十五年

孔子年五十七歲。始見衛靈公，出仕衛，見衛靈公夫人南子。

魯哀公元年

孔子年五十八歲。衛靈公問陳，當在今年或明年，孔子遂辭衛仕。其去衛，當在明年。

孔子年五十九歲。衛靈公卒，孔子在其卒之前或後去衛。

魯哀公二年

孔子年六十歲。孔子由衛適曹又適宋，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孔子微服去，適陳。遂仕

魯哀公三年

於陳。

於陳。

魯哀公六年

孔子年六十三歲。吳伐陳，孔子去陳。絕糧於陳、蔡之間，遂適蔡，見楚葉公。又自

葉反陳，自陳反衛。

魯哀公七年

孔子年六十四歲。再仕於衛，時爲衛出公之四年。

魯哀公十一年

孔子年六十八歲。魯季康子召孔子，孔子反魯。自其去魯適衛，先後凡十四年而重反魯。此下乃開始其晚年期的教育生活，有若、曾參、言偃、卜商、顓孫師諸人皆先後從學。

魯哀公十二年

孔子年六十九歲。子孔鯉卒。

魯哀公十四年

孔子年七十一歲。顏回卒。齊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之，魯君臣不從。是年，魯西狩獲麟，孔子春秋絕筆。春秋始筆在何年，則不可考。

魯哀公十五年

孔子年七十二歲。仲由死於衛。

魯哀公十六年

（西曆紀元前四七九年）孔子年七十三歲，卒。

（選自東大圖書公司錢穆孔子傳）

晉哀公十六年
齊哀公十五年

魯哀公十四年
齊哀公十二年

魯哀公十三年
齊哀公十一年

（西曆）公元前四八二年，魯哀公十六年，齊哀公十五年，魯哀公十四年，齊哀公十二年，魯哀公十三年，齊哀公十一年。

（西曆）公元前四八二年，魯哀公十六年，齊哀公十五年，魯哀公十四年，齊哀公十二年，魯哀公十三年，齊哀公十一年。

（西曆）公元前四八二年，魯哀公十六年，齊哀公十五年，魯哀公十四年，齊哀公十二年，魯哀公十三年，齊哀公十一年。

（西曆）公元前四八二年，魯哀公十六年，齊哀公十五年，魯哀公十四年，齊哀公十二年，魯哀公十三年，齊哀公十一年。

A

4

孔子思想誤解的澄清

談論孔子的思想，第一步應當認清的，現在有些人口中所說的孔子思想，尤其反對孔子思想的人們所引以爲口實的孔子思想，有許多是走了樣的，不是孔子思想的真面目。孔子思想經過了二千多年的渲染烘托，蒙上了紗幕，受到了遮蔽。從紗幕的外圍旋繞觀察，好像霧裏看花，所看到的，不定是孔子思想的真面目。依據此種浮淺的觀察以作評論，其所論定的，不能謂爲孔子思想的真價值。故欲公平地客觀地衡量孔子思想的價值，必先探求孔子思想的真面目。而欲把握孔子思想的真面目，必須衝破紗幕的遮蔽，清除視線障礙。所以澄清孔子思想所蒙受的誤解、揭露孔子思想的真面目，是談論孔子思想的首要要務。

同 遮蔽孔子思想真面目的，有兩重事實：其第一重事實，是現代所見到的孔子言論中，有若干是誤記的、僞託的，不是真正孔子所說的。孔子思想，在春秋戰國及秦漢時代，已成了有勢力的學派。於是反對孔子思想的人，或捏造些孔子言論，作爲抨擊的張本，以減低孔子思想的價值；或捏造些有利於己派學說的言論，托爲孔子所說，以提高己派學說的聲價。信從孔子思想的人，或憑口耳相傳，誤記孔子所說而不盡合真相；或誤憶他人所說爲孔子所說，而紀錄爲孔子的言論；甚或自己有所發明，恐怕不能見重於人，遂託爲孔子的言論，以博取廣大的信從。更有孔子以後儒者的著作，其作者本人未嘗假托爲孔子所說，後人以其說理精密，推定其爲孔子所說的。有這些誤記與僞託的情形，所以古籍中雖明白載爲

孔子言論的，未可盡信爲真正的孔子言論，不足由以窺見孔子思想的眞面目。欲探求孔子思想的眞面目，在古籍所載的孔子言論中，不可不有所取捨。論語是孔子的弟子與再傳弟子們所記錄的，其可信性最高。故欲探求孔子思想的眞面目，應當以論語所載爲唯一資料，其他古籍所載，至多只可作爲參考而已。

遮蔽孔子思想眞面目的第二事實，是後代學者對於孔子言論所作的解釋與闡揚。孔子遺留下來的言論，措詞都很簡單，含義卻甚豐富，留有甚大的解釋與闡揚的餘地。從事解釋與闡揚的學者，氣質不同，思路不一，各人的心得，不盡一致，甚或相反。且其研究資料的採取，偏重廣博，不務謹嚴，難採諸書，不以論語爲唯一依據。於是其所宣揚的孔子思想，難免夾雜著他人的思想，而遮蔽了孔子思想的眞面目。更有採取其他學派的理論以解釋孔子言論，以闡揚孔子思想的，其彰明較著的，如漢代儒者的採用陰陽家思想，如宋明理學家的採用佛教思想。他們的闡揚，使孔子思想擴展了領域，使儒家學說增加了多種姿態，各有其貢獻，但其所闡揚的不是孔子思想的本來面目，則亦無可爭議。後世學者的闡揚，有甚得當而能曲達孔子眞意的，有偏重一端而忽略他端的，有推衍過甚而失其中正的，有詮釋錯誤而不合本義的。綜而言之，後世學者所標榜的孔子思想，雖有保持本眞的，亦有誤解失實的。故欲把握孔子思想的眞面目，應當直接取材於孔子自身的言論，不以後世學者所闡揚的爲依據。

世人對於孔子思想抱有懷疑態度乃至反對態度，以爲孔子思想不復適合現代需要的，其所持論據，可謂盡出於前人錯誤的解釋與失實的闡揚。最流行的論據且最足令人誤信其具有充分理由的，約有下列數端。但這些論據，試與論語所載的孔子言論對勘，即可見其不是孔子思想的本意。

孔子不是復古主義者

反對孔子思想的人所資以爲反對口實的諸種論據之中，應當首先提出來一說的，謂孔子認爲黃金時代在於過去，因而提倡復古。但事實上孔子並不是一位社會退化論者，亦不是一位復古主義者。論語八佾篇載：「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謂周朝的政制，鑑於夏殷二代的得失，因革損益，比夏殷的政制進步得多，所以我遵從周制。孔子這一段話，明白承認了當代政制的優於前代。就人才而論，子罕篇載：「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謂後來出生的人是可畏的，因爲未來的勝於現在的。其言「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字面上似甚猶豫，意義上實甚堅定，斷言了未來之必勝於現在。因爲若不確信未來之必勝於現在，怎能斷定後來的人的可畏！當代優於前代，後人勝於今人，如此的看法，能不謂之社會進化觀！所以孔子所採取的，是社會進化觀，不是社會退化觀。進化復進化，始能漸達於理想的境地。由此推之，黃金時代，孔子必矚望於未來，不會認爲存於過去。

孔子既不會以黃金時代爲存於過去，自亦不會主張唯古是從。孔子的不提倡復古主義，且有孔子自己的言論足資證明。子罕篇載：「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意謂禮帽用麻布製作，是舊日傳下來的禮制，現在改用絹來製作，比從前的麻冕節省，所以我遵從大眾；在堂下拜君，是舊日傳下來的禮節，現在大家改在堂上拜君，過於不恭，所以我不能遵從眾人的所爲，還是要在堂下拜。孔子這一番話明白表示：麻冕雖是古制，他卻不採用。假使他一味主張復古，應當採用麻冕而擯棄純冕。今竟不然，可見其不是唯古是從的。麻冕與拜

下，同爲古禮，純冕與拜上，同爲今俗。孔子一則從今，一則從古，可見其從與違，不以古今爲標準，而別有所依據。孔子之所以採用今制的純冕，因其儉於古制的麻冕，孔子之所以不從俗拜上，因其泰於古禮的拜下。其從其違，是以儉與泰爲標準的。儉是善的，泰是不善的。所以孔子的從違，可說以善與不善爲標準。又衛靈公篇載：顏淵問治國之道，孔子回答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要用夏代的曆法，乘殷代的木輅，戴周代的禮帽，音樂則用虞舜的大韶。他所採用的治國之道，有甚古的，有近古的，亦有當代的，古今並用，亦可見其不是唯古是從，卻是唯善是從。述而篇又載：「子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此言，正揭示了孔子取捨從違的究竟標準。試以此一標準適用於古今之上，則只要是善的，不論其爲古爲今，都應當取，應當從；只要是不善的，亦不論其爲古爲今，都應當捨，應當違。孔子所著重的，是善與不善，不是古與今，所以孔子所執持的，是從善主義，不是復古主義。

孔子固嘗說過「好古」，如述而篇所載的「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嘗古今對舉，以見古人之有勝於今人，如憲問篇所載的「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但這些言論不足據以證明孔子之懷有復古的意念。所云「好古」，非謂古代的人與事無一不善，因而愛好古代。古代有暴君，有虐政，有惡人，有汙行。這些事實，豈能逃出孔子的注意！孔子思想周到，古代的人與事之中，有善有不善，有可好有不可好，一定分別得很清楚，不會含混地以爲古代一切皆善。「好古」的真義，應當是喜歡歷史或看重歷史的意思，此可於「敏以求之」四字中推衍而知。求，即是探索。孔子是社會科學家，所欲發現的，是社會國家興衰存亡的道理，而這些道理，正存於自古及今的歷史事實中，欲發現這些道理，必須從歷

史事實中去探索。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即喜歡依據歷史的事實以探索興衰存亡的所以然，以表示自己的研究態度之爲歷史的經驗主義。至如「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不過借古人的賢者以激勵今人的不肖者，非謂古人皆賢而今人皆不肖。若謂古人無一不賢於今人，則後生又何足畏，怎能說「後生可畏」！所以孔子這些言論，不足以證明孔子的提倡復古。

孔子不偏重保守

第二件可舉的口實，謂孔子思想偏於保守，缺乏進取的精神。此一口實，與上舉的口實有着聯帶的關係。因爲既經誤解孔子思想爲復古主義，便以爲孔子只圖保持往古的狀態，不圖進一步發展以求勝過古代。述而篇載有孔子的一句話：「述而不作」，人們往往引以爲孔子只圖保守不求進取的證據。關於孔子這句話，流行的註釋，把其中的述字解作「傳舊」，把作字解作「創始」。註釋簡單而又欠切當，遂引起更進一步的誤解，以爲「述而不作」即是只說古人所說過的話，不敢發揮自己的創見。一經如此解釋，的確呈現了十足的保守態度，令人嗅不到絲毫的進取氣息。但孔子這句話的真義，實非如此。「述」，是依據事實而不出於臆造的意思，「作」與「述」相反，是出於玄想而無可徵驗的意思。孔子抱着歷史經驗主義的態度，從歷史事實中探索興衰存亡的原則。他所主張的，都有歷史事實爲之根據，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所以「述而不作」，意謂只說有憑有據的切實話，不說無可徵驗的渺茫話。此一態度，正表示着孔子治學與立言的腳踏實地，並沒有鼓勵保守與排斥進取的意味存於其間。

孔子思想，實際上亦富有進取的精神。爲政篇載：「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要既

溫故又知新，才可以爲師，只溫故而不知新，是不足以爲師的。爲師如此，治事亦然。「溫故」，可以說是保守。「知新」，則不能亦謂爲保守了。孔子並重溫故與知新，可見其不專尚保守，卻亦兼重進取。爲政篇又載：「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此言可與「溫故而知新」的主張相發明。「學」，是學習前人所已說，重在因襲與繼承。「思」，是運用自己的智慧以從事思索，重在批判與發現。「罔」，即是現在通用的網字，是束縛的意思；「殆」，是危險的意思。僅從事於學而不從事於思，將爲前人的思想所束縛而無從進步，故曰「學而不思則罔」。僅從事於思而不從事於學，將有誤入歧途或徘徊迂路的危險，故曰「思而不學則殆」。孔子主張學與思並重，即是教人參考前人的學說而不爲所拘束，要取前人研究的成果爲基礎以求更進一步的發展。所以學思並重，表示着不滯於現狀而切求進取的精神。此一精神，正是學術進步的動力，亦啟示了治學的正途。子路篇載：「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最理想的，誠然是中行之人，得不到中行之人，不得已而思其次，則狂者不失爲次選。孔子之所以看中狂者，因其懷有進取的志趣。孔子此言，亦表示了他的重視進取。故謂孔子重保守而輕進取，與謂孔子提倡復古，同屬誤解，不合孔子思想的真面目。

孔子的治學態度不違反科學精神

流行的指摘之中，第三點可舉的，謂孔子思想是不科學的，甚且把中國自然科學的不發達歸罪於孔子的思想。非科學的這個名稱，其意義並不單一，故須略加分析，始能見所指摘的是否孔子思想的真面目。

目。所謂科學的，可就學說內容講，亦可就研究態度講。就學說內容講，科學二字，又有狹義與廣義的分別。狹義的科學專指自然科學，廣義的科學則兼括社會科學。就研究態度講，簡單言之，以正確經驗爲基礎而加以合理的推論，不以想像爲依據而說些無可徵驗的話，則是科學的；反之，則爲非科學的。現在試持此一標準看孔子思想之是否爲非科學的。

一部論語所記載的，盡是有關道德、政治、教育的言論，沒有涉及理化與生物的理论。自此點言之，孔子的思想內容，確爲非自然科學的。故若把科學二字解作狹義，謂孔子思想爲非科學的，尙可說得過去。但社會科學究亦不失爲科學的一種，不應擯棄於科學之外，把科學解作狹義，不是唯一可取的解釋。道德、政治、教育，是社會科學中的重要課題，孔子學說集中於此數點。故若把科學二字解作廣義，則孔子思想不能謂爲非科學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原屬兩途，並行不悖，社會科學的研究，決不會妨礙自然科學的發展。故把中國自然科學的不發展歸罪於孔子思想，不能謂爲合理的論斷。

一種思想之是否爲科學的，其判分標準，應以研究態度爲主，不以所說內容爲準。所論述的雖爲自然現象，若徒逞想像而不以事實爲根據，依然不是科學的。所論述的雖非自然現象，而一一有事實可憑，便應謂爲科學的。孔子「述而不作」，只說有憑有據的切實話，不說無可徵驗的渺茫話，已充分表現了孔子的科學精神。論語尙有其他記載，足令人窺見孔子治學態度的謹嚴且與現代科學方法相吻合，試舉顯著者數則以爲例證。子罕篇載：「子絕四：毋意……。」「意」，就是猜測。弟子們觀察孔子言行以後作此結論，可見孔子平素不說猜測的話。猜測所得，難保其必合於事實的真相。孔子「毋意」，故其所說都是正確可靠的。爲政篇載：「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子路篇